



投稿信箱:www85193207@126.com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高建全

# 泗水,有棵孔子手植树



有善男信女到寺庙礼佛,常情也。而礼佛后回去祈祷一棵树,就让人生奇了。

这座让人生奇的寺庙就是隐于泗水县南部群山皱褶里的安山寺,这棵树就是寺内一棵古老的银杏树,据说是孔子所植。

安山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三年。寺院内有两株古老的银杏树,相距十余米,西者为雄树,树下有碑,上书“孔子手植树”。据林木专家介绍,该树树龄2500余岁,高28.5米,树围最粗处8米,树冠遮天蔽日。东者为雌树,树龄1500多岁。据此推算,当寺庙刚刚兴建的时候,那棵孔子手植树已经生长了1000多年。而唐代僧人之所以在此选址,也许看中的就是这棵冠盖如云的古树和此地幽僻的环境。

当地民间一则传说给这棵树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故事说,很久以前,孔子在泗河的源头泉林的大银杏树下,教授弟子射术。调皮的仲子路一箭向银杏树射去,那银杏树痛得拔根而起,逃往安山。孔子怕树负伤不能存活,急忙翻山越岭地追去,在安山把银杏树扶正栽下。这棵树就是孔子手植树。

人们为什么那么尊崇一棵

古树呢?是因她经历了太多的风雨,目睹了太多的人间兴亡,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?还是寺庙的晨钟暮鼓让她具有了佛性?显然,这些因素都有,但都不是主要的,因为有古树的寺庙很多,却没有一棵像她一样受到如此尊崇。唯一的解释就是,鉴于对孔子这个文化巨人的敬仰,人们相信,这棵孔子亲手栽下的曾留有圣人体温的树,一定寄予着孔子的感慨和深思,看到她就俨然看到了孔子。有个七搂八拃一媳妇的故事可为佐证。

说是古时候,有个赶考的秀才避雨来到大树下,闲得无聊,就想量一量这树到底有多粗。他张开双臂,开始量起来,量到第七搂的时候,忽然见他开始量的位置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媳妇。秀才想,在这棵孔子栽的树下,更应该讲究儒家的礼仪,就改用手一拃一拃地量,量了八拃到了小媳妇的身边,便停了下来。后来,当别人问起那树有多粗时,他便说:“七搂八拃一媳妇。”故事虽然是说这银杏树的粗大茁壮,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人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对这棵树的敬畏。

其实,孔子生活之地曲阜离泗水不过25公里,他的出生

地就是曲泗交界的尼山,安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他频繁活动的区域,因此,他在安山栽树成为可能。

另外,根据上述传说,去掉神话成分,我们可以用想象还原当时的情景。

那时,孔子已到暮年,他的大儿子孔鲤和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、仲子路先他而去,悲伤和无奈让这个耄耋老人病了。病中的孔子听说鲁君的狩猎队伍捕获了麒麟,不久,麒麟死,还梦到自己站在两个廊柱之间,他便长叹:“麒麟死兮,泰山崩兮,哲人萎兮!”认为自己已经余日无多。

暮春的一天,弟子们见他的病情有所好转,就劝他到外面走一走,散散心。他们来到杨柳如烟、遍地泉涌的泉林,美丽的泉源胜景并未改善他沉郁的心绪。归途中,他安静地躺在牛车上,当弟子问他是否回曲阜时,他含混地答应了一声。

孔子平时很率性,乘牛车时常常让牛随便地寻路而行,以排解心绪的烦闷和不快。弟子们按照惯例,徒步跟着牛车,任由牛自寻前路,而孔子却在微微的颠簸中睡着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,他发现他们已经来到安山脚下的山洞里。

这是一处河谷平地,四面环山,山上森林茂密,山洞里泉水成溪,茂草丰美。山脚下是一片高丈余的崖壁,崖壁缝隙里涌出一泓清泉,泉水在被雨水冲刷干净的山石间静静地流淌。小溪两岸山石嶙峋,垂柳依依,环境幽美。泉声潺潺,和风飘来花和青草的芳香,宁静,闲适,安逸。他走下牛车,扔掉拐杖,也不让跟上来的弟子们搀扶,颤巍巍地走在这片山谷平地上。在几块大石间,他伫立了很久,仰头叹息:“何彼苍天,不得其所!”顺着他的目光,弟子们看到一块巨石的缝隙里,无精打采地长着一株尺余高的银杏苗,虽然石下就是潺潺流水,但那银杏苗却分明旱得蔫了。

多年的师徒让他们默契。弟子们理解了老师的心意,在附近农户家找来木桶和锹,把那石头缝隙里仅有的土用水浸湿,等洇透了,才轻轻地把那棵孱弱的生命拔出来。然后,在平地上挖个大坑,并把土中的石头一一拣出来。孔子拿起苗子,端详着,默默地栽在坑里,浇上水,封了土,用脚踩实。然后,他要来古琴,坐在石头上。随着一声抚琴的乐声,空谷中响起如泣如诉的琴音。弟子们升起庄严的情绪,泪流满面地唱和着,如怨如愤,缠绵悱恻。

乐曲穿越时空,乘风而来,在这寺的上空,在这群山环抱的空谷里回荡。我依稀看到孔子那依旧灵活的手指在古琴上翩翩起舞,乐曲沉郁哀婉,不绝如缕。我肃然起立,仰望着曾被孔子拯救,如今已历经风雨、冠盖如云的银杏树,仿佛看到了一缕白发在孔子额前飘荡,他久久地凝望着那棵银杏树。他不甘心呐。我听到了,那琴声是深沉忧伤的。我懂得了,他不仅是为自己跌宕的一生而慨叹,他更多的是哀生民之多艰啊。

睹物思人。一个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,他的遗物,哪怕是一块石头,一棵树,也令人肃然起敬。孔子已也,而那棵倾听过他理想的银杏树,就像大雪中的一盆炭火,暗夜归途中的一盏灯,迷途中的一架竹篱,让无助中的人们感到温暖,心生希望。

【问茶齐鲁之四】

□许志杰

# 一壶溜茶惹是非

所谓茶当饭吃,只是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,但茶曾经被我们的祖先当药吃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早先,茶是被当做一味药开进药方的,后来渐变成为一种饮品,开始为多数人所接受。直到今天,茶的某些养生和抗性作用依然被茶客接受,还分出了各类茶的不同效应。

其实,茶分绿、红、黑、白、青、黄,只是色别,而无好坏高低之分。话到此处,要歌颂一下我们老姓家族在大明帝国的光辉。万历二十七年,本家四世祖许舜民考取进士,官封河间县一把手,为民除害,流芳百世。另一位祖父许次纾则写出了流传至今的《茶疏》,老爷子将喝茶一事做了令人口服心服的高度概括。他说:“茶滋于水,水借乎器,汤成于水,四者相须,缺一而废”。喝一壶好茶,要有好茶,好水,好茶具,还要会冲泡,为喝茶“四诀”。在此,狗尾续貂,加“一诀”,那就是还要有一个和谐的喝茶氛围,可称为喝茶“五诀”。

有一件亲眼所见的事,一

个与喝茶有关的故事。老家邻居是一位在坊子煤矿工作的远房爷爷,那时候的煤矿工人挣钱不少。经常买点茉莉花茶回家喝。他又好喝两口,三杯酒下肚,高兴了就把茶壶茶碗搬到门外的大树下,有茶大家喝。有一次,这位爷爷泡了茶,刚刚冲了一遍,还没喝呢,就有一位下地干活回来的邻居凑上来端碗便喝。喝也不要紧,他还跟了一句话,把好心好意让大家喝茶的邻居爷爷惹火了,抓起屁股底下的马扎子扬手就打。两个人你跑他撵,好一阵热闹。

这位蹭茶喝的茶客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,把茶主惹恼了呢?原来,他抓起茶杯,边喝边说:“咱也喝碗溜茶。”什么叫“溜茶”,就是一壶茶冲了很多遍,喝了好多杯,已经无味无色了。而这边本是刚泡的茶,一碗还没喝,就被“溜茶”了,茶主气不打一处来是肯定的。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天,知情者言,他们本来就说不到一块,话不投机半句多,喝茶也喝不到一壶里

去,无非是借茶说事罢了。既如此,还是少说为好。只是,岁月无情,那位远房爷爷逝去多年了,那位喝“溜茶”的肇事者也因年事已高,失去独自生活的能力,见了我这个当年的孩子,只是不断地眨巴那双浑浊的眼睛。今天在这里把这段故事讲出来,向两位老人的青春致敬。他们也是中国茶文化的承载者,至少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创造了一个关于茶的故事。茶在,他们的故事就在。

日本人认为,是他们将茶晋升为一种唯美的信仰,这就是茶道。冈仓天心说:“盖日常生活中的庸碌平凡里,也存在着美好——对这种美感的仰慕,就是茶道滋生的缘由。在纯粹洁净中有着和谐融洽,以及主人与宾客礼尚往来的微妙交流,还有依循社会规范行至进退,而油然生出的浪漫主义情怀,这就是茶道的无言教诲。”

这么一说,茶被神秘化了,茶道则被推上精神的审判台。我还是喜欢茶的生活化、民间性,最多在一些场合被称

谓茶艺,进而民间制造出口相传的小故事,娱乐大众。其实,民间也罢,自认为上了茶道、懂些茶艺的雅士也好,茶无好坏,各有所爱,各有各的规矩,就得了。你优雅地品,他大口地喝,大家目不斜视,知道茶的滋味就行了。茶在壶里,水在嘴里,味在空气中,顺其自然,这是我总结的中国茶道的有形所在。

再说“溜茶”,客人说不得,但主人可以谦恭的姿态这样说“来来来,喝碗溜茶”,主人这样说了,客人就会顺势来一句“好奇好”。这样一问一答,和谐的气氛就出来了。喝到高兴处,主人不经意间换了壶新茶,另一番滋味涌心间,喝茶不就是图个高兴吗?

十艺节第一茶 山东名牌  
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

【民间记忆】

## 想起当年 掐辫子

□杜禄坤

艺,日头偏西方收拾行头回家。掐辫子是故乡特有的一景。

掐辫子不全是女人的专利,男人偶尔也参与。我也掐过:拿上一把麦秸草,用软布包好放到腋下夹住,掐到二尺长,绕到胳膊上,绕够二十圈为一枕,大约四丈左右。

虽然都掐辫子,质量好孬却有天壤之别。邻居有位高手,我曾亲眼目睹过她的精彩表演,人家掐辫子,手腕柔软如水,拇指食指配合协调,那秸草左右摆动,上下翻腾,似“龙飞凤舞”,只见掐出的辫儿从手下缓缓伸出,既平整又利落。别人掐的辫子一枕三毛钱,她掐的辫子少了三毛五不卖。

要想掐出好辫子,除了手上功夫,用料也十分讲究。麦子收获后,去头剪尾,挑选秆粗坚挺、色泽一致的秸草备用。使用前,浸水晾干,再次分拣,细些的,可以掐圆圈辫子,粗一点的,经“扩”(劈开之意,疑为“剖”字的方言发音)草后,能掐“扩草辫子”。“扩草”有专用刀具,一般是用铜制作,精巧别致,两寸多长,一端弯成九十多度做成瓣形刀头,刀头有三瓣、五瓣、七瓣之分,刀头中心有锥形引导杆,便于“扩草”均匀;另一端缠以软绳或布,捏在手上方便舒适。

传统手工掐出来的辫子,不但有圆圈草和“扩草”之别,还有二分半、三分、四分甚至一寸宽各种规格,以及其他特殊式样的辫子。这些半成品经过熏白、染色,便成了制作草帽、草编包、草垫子等草编制品的基本材料。

每当乡人把一枕草辫子装箱打包,运到镇上出手,卖的钱换回油盐酱醋,换回孩子上学用的笔墨纸砚,换回针头线脑等日用杂品,大家脸上就绽开了笑容,平时的劳累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据老辈人讲,掖县掐辫子、编辫子虽然很早就流行,但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才大量出口海外。那时掖县沙河镇及周边大村都有辫庄,多年经营,涌现出许多草辫商,其中不乏富商巨贾。

大约到上世纪50年代末,麦子收割由手工逐渐转为机械化,麦秸草不能回收利用,加上新材料、新工艺不断问世,传统手工草辫不能与时俱进,慢慢淡出市场。

前几年我回故乡探亲访友,走街串巷时留意观察,竟未发现一个手工掐辫子的乡人。当年那些得空就掐辫子的老奶奶们早已故去,如今,掐辫子成了留在脑海中的一段遥远记忆。